

水雲樓詩詞箋注



〔清〕蔣春霖 著
劉勇剛 箋注

水雲樓詩詞箋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水雲樓詩詞箋注/(清)蔣春霖撰; 劉勇剛箋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10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ISBN 978-7-5325-5937-4

I. ①水… II. ①蔣… ②劉… III. ①詞(文學)—作品集—
中國—清代 IV. ①I222.849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1)第107301號

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資助項目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水雲樓詩詞箋注

[清]蔣春霖 撰

劉勇剛 箋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

(1)網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50×1156 1/32 印張13.625 插頁7 字數223,000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2,500

ISBN 978-7-5325-5937-4

I·2352 平裝定價: 42.00元

如有質量問題, 請與承印公司聯系



清高榮繪《鹿潭蔣先生隨狙拾橡圖》

水雲樓詠卷一

江陰蔣春霖鹿潭

甘州

余少識劉梅史於武昌不見且二十年辛亥余
爲淮南鹽官梅史自吳來訪秋窗話舊清淚盈
曉其飄泊更不余若也

怪西風偏聚斷腸人相逢又天涯似晴空墮葉偶隨寒
雁吹集平沙塵世幾番蕉鹿春窈冷窗紗一夜巴山雨
雙鬢都萼 笑指江邊黃鶴問樓頭明月今爲誰斜共

水雲樓詠

卷一

曼陀羅華閣

清咸豐十一年（1861）曼陀羅華閣刻本《水雲樓詞》

水雲樓詞續

江陰蔣普霖鹿潭

菩薩蠻

子夜

雄龍雌鳳盤高閣紅牆百尺銀河落蠟燭椒輕煙菩城
寒會天 獸環金屈戌萼影空房宿輕燕趁風斜還來
王謝家

青谿流水宵烏咽青谿楊柳無枝葉遠客算相思江南
普信遲 遲君隄上道隄下多荒艸布穀雨聲中野萼

水雲樓賸藁

粟香室叢書

江陰 蔣春霖 鹿澱

東臺雜詩

道路猶荒梗乾坤此寓居餘生依藥餌左計誤樵漁色
動論兵會憂來講易初淒涼茂陵住有賦愧相如
海近秋先至城空客少過滄桑新涕淚雲物小槃阿樂
土聊高枕王師未止戈雞聲催攬鏡雙鬢已微皤

前 言

清嘉慶、道光以來，陽羨詞派、浙西詞派式微，張惠言、周濟等標榜「比興寄託」、「意內言外」，常州詞派大興，但其「學人之詞」却多少有些乏善可陳。蔣春霖以「隻手回瀾」的姿態崛起於兵戈之際，能拈大題目，出大意義，為晚清詞壇之巨擘。《水雲樓詞》集中抒寫了「咸豐兵事」（太平天国運動）這一重大歷史事變，描摹戰亂，烽煙鬼唱，極大地開拓了詞境。《水雲樓詞》是太平天国運動期間寒士的悲歌，有着獨特的情感體驗和藝術特質。

蔣春霖（一八一八——一八六八），字鹿潭，江蘇江陰人，寄籍大興。道光七年（一八二七），鹿潭侍父尊典於荊門州任所，此後數年「久涉郢漢，得江山騷賦之氣為多」^{〔一〕}。道光中葉，曾與前輩文人登黃鶴樓賦詩，「老宿斂手，一時有乳虎之目」^{〔二〕}。父歿，家道中落，奉母遊京師，聲聞

〔一〕 薛時雨《臨江仙·大風雨過馬當山》云：「絕代才人天亦喜，借他隻手回瀾。而今無復舊詞壇。」見薛時雨《藤香館詞》，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刻本。

〔二〕 金武祥《蔣君春霖傳》，繆荃孫編《續碑傳集》卷八十。

〔三〕 同前。

日起，而文戰不利。既不得志於科場，乃棄舉業。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詞人往揚州謀取兩淮鹽官。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入兩淮都轉鹽運使署爲鹽吏。咸豐元年（一八五一），就任東臺富安場鹽大使。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去官，以後的歲月托庇於鹽商，或浮湛下僚，僦居於東臺水雲樓，生活困頓。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在吳江垂虹橋鱸鄉亭畔的船上仰藥自殺。蔣春霖著有《水雲樓詞》二卷，《水雲樓詞續》一卷，後人又輯得《水雲樓集外詞》一卷，共計一百七十首，另有殘詩《水雲樓剩稿》一卷，九十四首。

鹿潭自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赴揚州謀任鹽官，至同治七年（一八六八）「艤舟垂虹橋，一夕而卒」〔一〕，二十年間，一直漂泊在揚州、東臺、泰州、鹽城等淮壩地域的水網地帶，身經兵燹亂離之苦，耳聞目睹戰爭的殘酷情景。一腔漂泊之悲，盡付之倚聲。

《水雲樓詞》最大的價值就是描寫戰亂，堪稱「詞史」。從藝術淵源來看，它於「清商變徵之聲」〔二〕中實有陽羨詞派之意脈。因爲蔣鹿潭認爲「詞祖樂府，與詩同源」，而陽羨宗主陳維崧《湖海樓詞》即是「詞祖樂府」之典範，抒寫民生之哀，慨歎故國淪亡，此種消息一脈相

〔一〕 金武祥《蔣君春霖傳》，繆荃孫編《續碑傳集》卷八十。

〔二〕 譚獻《篋中詞》（五）。

承。鹿潭描寫戰爭亂離，目光主要聚焦於太平天国運動。

咸同之際，太平天国運動的怒潮席卷了大半個中國，太平軍所到之處摧枯拉朽，給清廷統治以沉重的打擊，同時，戰爭對社會生產也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大多數知識分子對這場披着基督教外衣的農民運動抱有本能的敵視，加之革命的巨大破壞性帶來的災難降落在他們頭上，由此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怨毒之情。《水雲樓詞》正是這一封建末世動蕩社會的產物，作品所反映的戰爭離亂的場景、文人的迷惘心緒是極為深切的。

《水雲樓詞》中的戰爭詞作再現了風聲鶴唳、戰亂頻仍的動蕩場景，具有很强的時代氣息。「烽火」、「戍鼓」、「笳聲」等戰爭意象，令人仿佛身臨其境，當年鋒鏑情景宛在眼前。近人鄭騫《成府談詞》有云：「詞人寫亂離情況者，鹿潭為古今第一，雖白石亦無其清厲。」此論洵屬知言。周夢莊也曾指出：「蔣鹿潭把戰爭題材寫到詞中去，甚至又使用了高度誇張的筆法來表現戰爭題材，人們看到，蔣鹿潭為詞的中興，在開闢新的道路。這在詞學發展史上的意義是不可低估的。」^{〔二〕}這個論斷還是中肯的。從宋詞到清詞的題材嬗變中，鹿潭堪稱着力描寫戰爭的巨手，夢

〔二〕 周夢莊《水雲樓詞疏證·前言》。

莊先生稱之爲「烽煙詞客」^(二)，十分得體。

《水雲樓詞》在藝術上取得了極高的成就。譚獻《復堂詞話》評鶯《水雲樓詞》云：「咸豐兵事，天挺此才，爲倚聲家杜老。」夏承燾《瞿髯論詞絕句》云：「兵間無路問誅茅，彩筆如椽手獨扛。常浙詞流摩眼看，水雲一派接長江。」所謂「水雲一派」，即指《水雲樓詞》，水雲與長江相接，則其詞意境、氣象之大可以想見。就藝術而論，「倚聲家杜老」絕非浪詡。在我看來，《水雲樓詞》至少有如下五個方面的特色。

一、既意內言外，托興深微，又以賦爲詞，見真實力量

《水雲樓詞》反映「咸豐兵事」的作品，有兩種筆法：一種是比興體，另一種是賦體。兩種筆法俱臻極致。

先說比興體。鹿潭論詞立足於常州詞派，「慨然自謂，欲以《騷經》爲骨，類情指事，意內言外，造詞人之極致。」^(三)鹿潭以比興隱喻方式入詞，融合時事，引入聯想，避免了常派詞如索枯謎

(一) 周夢莊《水雲樓詞疏證·前言》。

(二) 宗源瀚《水雲樓詞續·序》引蔣春霖言。

的弊病。如：

踏莎行

癸丑三月賦

疊砌苔深，遮窗松密。無人小院纖塵隔。斜陽雙燕欲歸來，捲簾錯放楊花入。蝶
怨香遲，鶯嫌語澀。老紅吹盡春無力。東風一夜轉平蕪，可憐愁滿江南北。

此詞全用比興，意旨隱晦，然聯係癸丑三月戰事，當不難索解。譚獻《篋中詞》(五)云：「詠金陵淪陷事，此謂詞史。」可謂知言。咸豐三年癸丑(一八五三)春，太平軍佔領南京，改稱天京，定鼎於此，隨即又攻陷了鎮江、揚州。詞中意象「斜陽」、「老紅」、「平蕪」，氣息衰颯，透露了詞人心中難以言說的悲情。再如《浪淘沙》：

雲氣壓虛闌，青失遙山。雨絲風絮一番番。上巳清明都過了，只是春寒。花發已
無端，何況花殘。飛來胡蝶又成團。明日朱樓人睡起，莫捲簾看。

譚獻《篋中詞》(五)曰：「鄭湛侯爲予言：此詞本事，蓋感兵事之連結，人才之惰窳而言。」復堂所援引，搔到了癢處。此詞全用比興，托體高華，「感兵事之連結，人才之惰窳」而不露隻字，知人論世，又覺得無一語不是指當時的社會動亂。「雲氣」兩句給人一種沉重的壓抑感。「花發已無端，何況花殘」那種莫名的牢騷，絕非單純的遲暮之嘆。再看一首《卜算子》：

燕子不曾來，小院陰陰雨。一角闌干聚落花，此是春歸處。
彈淚別東風，把酒澆
飛絮。化了浮萍也是愁，莫向天涯去。

此詞淒美，乍一看是傷春之作，其實潛鋒內轉，芒角撐腸，隱喻了一種渺茫的心理。詞中的意象「陰陰雨」、「落花」、「飛絮」、「浮萍」暗示了詞人低落的情懷。而詞人的黯淡情緒又是感豐兵事的折光。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鹿潭於比興之「比」，別有會心，《水雲樓詞》可稱「比體雲構」，「擬容取心」(二)。《禮記·學記》云：「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博依，就是博喻。《水雲樓詞》的比喻既生新又形象。且看：「似晴空墮葉，偶隨寒雁，吹集平沙。」(《甘州》)「尋春無處，但日日春痕偷展。恰引起千丈愁思，添似綉床金綫。」(《東風第一枝·冬至》)「醉江湖老，人似春星。」(《甘州》)「慵戀寒花，病似殘秋蝶。」(《蝶戀花》)「一片春愁，漸吹漸起，恰似春雲。」(《柳梢青》)「還惆悵、霜前瘦影，人似柳蕭疏。」(《滿庭芳》)「風懷老去如殘柳，一絲絲漸減春情。」(《風人松》)「病來身似瘦梧桐，覺道一枝一葉怕秋風。」(《虞美人》)「驚飛燕子魂無定，荒洲墜如殘葉。」(《臺城路》)「繞船三月落花多，是千點淚痕紅聚。」(《西子妝》)以上種種比喻，不獨見其意象之美、修辭之

工，此中還有靈心世運。

再看賦體。蔣鹿潭對「以賦爲詞」有着非常自覺的意識。據李肇增《水雲樓詞·序》記載：「君（鹿潭）嘗謂：『詞祖樂府，與詩同源。假薄破瑣，失風雅之旨。情至韻會，溯寫風流，極溫深怨慕之意，亦未知其同與異否也。』故以此悉力於詞。」^(一)鹿潭標榜「詞祖樂府」，即是效仿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不作無病之呻吟。樂府重寫實，以叙事爲主，「詞祖樂府」實有以詞證史之精神。《水雲樓詞》於比興之外，確能即目直尋，極寫實之能事。吳梅指出：「鹿潭不專尚比興，《木蘭花慢》、《臺城路》固全是賦體，即一二小詞，亦直言本事，絕不寄意幃闥，是真實力量，他人極力爲之，不能工也。」^(二)近人朱庸齋亦云：「鹿潭長調多用賦體。賦體筆力須健挺，積健爲雄，始無拖遷之弊。」^(三)鹿潭賦體不受比興之拘牽，大筆如椽，積健爲雄，確實頗見「真實力量」。

鹿潭《水雲樓詞》有一類戰爭詞專用賦體，即正面描寫，直言本事，點染結合，富於動態感、力度感，將戰爭的激烈場面、戰爭的劫難，描摹得淋漓盡致，如見其人，如聞其聲，而絕無半點叫

(一) 李肇增序見《水雲樓詞》，清咸豐辛酉（一八六一）曼陀羅華閣刻本。

(二) 吳梅《詞學通論》，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第一七六頁。

(三) 朱庸齋《分春館詞話》，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第九二頁。

囂、粗豪之氣。如：

揚州慢

癸丑十一月二十七日，賊趨京口，報官軍收揚州。

野幕巢烏，旗門噪鶴，譙樓吹斷笳聲。過滄桑一霎，又舊日燕城。怕雙雁歸來恨晚，斜陽頽闕，不忍重登。但紅橋風雨，梅花開落空營。

劫灰到處，使司空見慣都驚。問障扇遮塵，圍棋賭墅，可奈蒼生。月黑流鶯何處？西風黯、鬼火星星。更傷心南望，隔江無數峰青。

此詞寫揚州之兵燹，不啻是一篇《蕪城賦》。譚獻《篋中詞》（五）：「賦體至此，轉高於比興矣。」可稱知言。《水雲樓詞》寫戰亂着色最濃，筆帶誇張的是《臺城路》：

金麗生自金陵圍城出，爲述沙洲避雨光景，感成此解。時畫角咽秋，燈焰慘綠，如鬼聲在紙上也。

驚飛燕子魂無定，荒洲墜如殘葉。樹影疑人，鶉聲幻鬼，軟側春冰途滑。頽雲萬疊，又雨擊寒沙，亂鳴金鐵。似引宵程，隔溪燐火乍明滅。

江間奔浪怒湧，斷笳時隱隱，相和嗚咽。野渡舟危，空村草濕，一飯蘆中淒絕。孤城霧結，剩繭網離鴻，怨啼昏月。險夢愁

題，杜鵑枝上血。

此詞寫逃難，竭盡賦體鋪張揚厲之能事，編織了一個半真半幻、半虛半實、半鬼半人的藝術情境。詞人採用了代言叙事的手法，大膽糅入了小說、戲劇的筆法，對傳統詞境有較大的突破。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評此詞曰：「繪聲繪影，字字陰森，逼人毛髮，真乃筆端有鬼。」讀此詞，如看一部驚險恐怖電影，詞人仿佛以「蒙太奇」的手法，移步換景，將若干恐怖鏡頭剪輯在一起。「樹影」「鴉聲」「篝火」「奔浪」「斷笳」等意象，構成了一個鬼氣森森的世界，令人毛骨悚然。小序云「鬼聲在紙上」，陳評「筆端有鬼」，正是看到了「鬼聲」中的身世之感。設想一下，金麗生從金陵圍城中逃出，惶惶然如驚弓之鳥，草木皆兵，怎能不產生幻覺呢？而這種幻覺又是驚險處境中的特定心理，雖極幻，却有着真實的心理依據。詞人沒有經歷這場逃難，但是他聽了金麗生叙述，却能寫得如此傳神，顯示了豐富的想象力和不俗的叙事能力。

二、秀奪山骨，豔息花胎

鹿潭友人褚榮槐對《水雲樓詞》有「秀奪山骨，豔息花胎」^{〔二〕}之評，可稱知言。那麼什麼

〔二〕 褚榮槐《水雲樓詞·序》，見清咸豐辛酉（一八六一）曼陀羅華閣刻本。

是「秀」？什麼是「豔」呢？劉勰《文心雕龍·隱秀篇》云：「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複意爲工，秀以卓絕爲巧。」「隱」美與「秀」美是兩種不同形態的美。「隱」偏於內蘊，「秀」則卓絕於外，乃是挺拔穎異之美，有骨力，奪人眼目。許慎《說文解字》釋「豔」云：「好而長也。從豐。豐，大也。《春秋傳》曰：『美而豔。』」段玉裁注云：

《小雅》毛傳曰：「美色曰豔。」《方言》：「豔，美也。宋、衛、晉、鄭之間曰豔。」美色爲豔，按今人但訓美好而已。許必云「好而長」者，爲其從豐也。豐，大也。大與長義通。《詩》言莊姜之美，必先言「碩人碩頤」，言魯莊之美，必先言「猗嗟昌兮，碩若長兮」，所謂好而長也。《左傳》兩言「美而豔」，此豔進於美之義。人固有美而不豐滿者也。毛傳及《方言》皆渾言之也。〔一〕

段注仔細辨析了美與豔之區別：「豔進於美之義」，美麗而豐滿方可謂之豔。「秀」美是一種骨感的美，而「豔」美與骨感之美恰恰相反，乃是豐腴之美，落實到文學上就是綺豔穠麗，如花初胎。

〔一〕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二〇八頁。